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七



十七史彙要

後漢四冊

八

眉山新編後漢策目錄

後漢書

第一卷

崔寔政論

王符潜夫論貴忠篇

寶貢篇

述赦篇

朱穆崇厚論

淳修篇

愛日篇

第二卷

仲長統昌言論理乱篇

法誠篇

劉梁和同論

損益篇

仲長統樂志篇

第三卷

申屠剛對賢良方正策

周舉對大業策

李固為政所宜對

皇甫規對賢良方正策

荀爽陳情書策

第四卷

群臣請上尊號奏

鄧禹說光武辭

群臣請封皇子奏

群臣請尊明帝廟奏

張純禘祫奏

張奮乞定禮樂疏

黃瓊諫不行藉田疏

竇融上光武書

邳彤止光武還長安廷對

班彪言備置東宮諸王官屬辭

張純定宗廟昭穆奏

張純封禪奏

復上疏

第五卷

陳時政疏

陳寵乞改前世苛俗疏

第五倫勸成風德疏

陳忠勸容納諫爭疏

復上疏

馬援勸成德政疏

樊準與儒學疏

張衡陳事疏



左雄陳事疏

李固陳事疏

呂強陳事疏

劉瑜陳事書

第六卷

臧宮馬武請擊匈奴書元武詔附

班彪酬谷比匈奴奏

班固遣使北單于議

梁商乙招降匈奴表移馬續書附

魯恭諫擊匈奴疏

鄭眾諫遣使北單于疏

宋意諫許南單于北伐疏

何敞諫遣竇憲擊匈奴疏

復上封事

索安諫立北單于封事

楊終因大旱乞罷邊屯疏

復上書

第七卷

班超請兵平西域疏

班勇開西域議

陳忠議開西域疏張璠三集附

段熲討先零術略

二

復上言

皇甫規言羌事疏

龐參諫討叛羌書

傅燮奔涼州議

虞詡說李脩諫奔涼州辭

虞詡上復涼州三郡疏

蔡邕擊鮮卑議

應劭駁韓卓發鮮卑討賊議

第八卷

韋彪諫章帝疏

劉陶諫桓帝疏

黃瓊諫桓帝疏

陳蕃極諫桓帝疏

楊賜諫靈帝將幸疏

楊秉諫微行疏

東平王蒼諫校獵疏

陳蕃諫校獵疏

東平王諫起陵邑疏

呂強諫私藏疏

朱浮諫不委任三府疏

陳元諫令司隸督察三公疏

陳忠諫災眚免三公疏

蔡邕諫立五法疏

第九卷

蔡邕陳政要封事

楊賜言災異封事

謝弼上災異封事

丁鶴上日食封事

馬嚴上日食封事

盧植上日食封事

朱浮上日食疏

鄭興上日食疏

第十卷

襄楷上災異疏

復上書

黃瓊上災異疏

復上疏

張奐言災應疏

李雲上災異書

鮑昱消復災省對

楊賜上祥異禍福對

蔡邕上災變對

鍾離意言變異疏

鍾離意言夏旱疏

肅宗詔報附

樊準上水旱疏

陳忠言水災疏

第十一卷

郎顛言災異章

復條便宜七事

復對臺話辭

又薦黃瓊李固書并條便宜四事附

第十二卷

第五倫乞抑損后族權疏

復上疏

第五倫復言賣民疏

樂恢諫任用諸舅疏

翟酺諫外戚用權疏

蔡茂乞禁制貴戚書

胡廣諫探毒立后疏

左雄諫封宋娥梁冀封事

第十三卷

朱穆欲除宦官疏

楊震言內寵恣橫疏

復上疏

復上疏

傅燮言中官疏

張綱諫委縱宦官書

審忠言朱瑀罪惡書

爰延諫與鄧萬對博封事

第十四卷

宋意諫諸王踰禮過恩疏

陳蕃諫封賞踰制疏

鄧騭辭封爵疏

杜詩辭郡避功臣疏

東平王蒼歸職疏

班超自西域乞徵還疏 班昭書附

班昭上鄧太后書

鈔五卷

陳元乞立左氏博士疏

賈逵條奏左氏大義書

范升諫立左氏奏

魯丕言說經相難疏

徐防乞為五經章句疏

盧植乞立尚書禮記博士疏

朱浮乞廣選博士書

張衡言圖緯虛妄奏

陽球乞罷鴻都文學奏

韋彪上貢舉議

第十六卷

伏隆招降郡國檄

伏湛諫親征彭寵疏

朱浮求救疏

陳忠言盜賊疏

劉陶言盜賊疏

杜詩乞立虎符疏

傅燮諫耿鄙辭

皇甫嵩章卓討賊議

目

四

沮授郭圖伐曹操議

第十七卷

梁統上宜重刑罰疏

孔融復內刑議

陳寵刪減律令表

應劭刪定律令奏

杜林諫增科禁奏

魯恭諫夏斷獄疏

魯恭冬至前斷獄議

陳寵斷獄不以三微議

應劭追駁陳忠制刑議

張敏駁輕侮法議

復上疏

楊倫言誅惡坐舉者書

第十八卷

孔融薦禰衡疏

孔融薦謝該書

杜詩薦伏湛疏

蔡邕薦邊讓疏

班固薦謝夷吾文

竇憲薦桓郁劉方入教授疏

陳忠薦劉愷疏

史敞薦胡廣疏

陳忠薦周興疏

樊進薦龐參疏

揚喬薦子孟晉書

陳龜乞選仕將帥牧守疏

范升追稱祭薄疏

邳惲諫歐陽歆與徐延辭

胡廣駁左雄限年議書

第十九卷

朱勃訟馬援書

賈逵乞於省對策書

臧昱訟第五種書

劉陶訟朱穆書

馬融救龍參書

段恭弘龍參疏

何敞理到壽疏

張輔救賈瓌疏

東蕃諫誅劉瓛成瑨等疏

應奉理李膺等疏

竇武諫黨事疏

范升明 黨奏

第二十卷

馬融乞自効疏

皇甫規乞自効疏

馮異自陳書

馮衍自陳疏

蔡邕自陳書

寇榮自訟書

孔僖自訟書

皇甫規自訟疏

袁紹自辯書

第二十一卷

荆邯說公孫述辭

李熊說公孫述辭

班彪公誦周漢廢興辭

申屠剛與隗囂書

鄭興說隗囂辭

王元說隗囂辭

申屠剛說隗囂辭

馮衍說廉丹辭

馮衍說鮑永辭

閻忠說皇甫嵩辭

第二十二卷

孔融乞隱劉表郊祀疏

邳惲上王莽書

李淑諫更始用人書

曹操激厲孔融書

孔融答曹操書

劉表遺袁譚書

審配獻袁譚書

王遵論牛邯歸義書

馮異遺李鈇書

馮衍遺田邑書



田邑報馮衍書

蘇奇曉劉龔書

朱浮責李邑龍書

第二十二卷

楊終戒馬廖書

崔駰誠竇憲書

李固與梁異書

虞植規竇武書

黃忠勸中屠蠡就衛書

李固遺黃瓊書

延篤止李文德引進書

荀爽貽李膺書

趙壹報皇甫規書

吳蒼遺矯慎書

馬援誡兄子書

鄭玄戒子益恩書

趙咨勸子胤薄葬書

第二十四卷

范滂奏記說王邑

班固奏記說東平王

朱穆奏記勸戒梁異

朱穆奏記諫梁異

龐參奏記鄧騭

張敞奏記諫王暢

李固奏記梁商

李固奏記梁商救王龔

霍諤奏記梁商為宋光辨誣

張奐奏記謝段熲

何敞奏記宋由

何敞復說宋田辭

第二十五卷

班彪史記略論

班固典引篇

荀悅漢紀序

荀悅申鑒大略

馬融廣成頌序

馮衍自論

班固勒山燕然山銘序

第二十六卷

崔駰達百辭

蔡邕釋誨

張衡應問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書一

崔寔政論

寔明於政體更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  
要言辯明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  
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  
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  
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  
俗漸故而不知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不自覺或荒耽嗜欲  
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為直言或猶豫收政莫適所從或見信  
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訕上下怠  
離風俗彫散人庶巧偽百姓賢廢咸復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

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拔柱邪傾隨形裁  
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義  
各有去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  
來遠矣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罪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  
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臣時失昔殷鑒於遷都易民周穆  
有譎用侯正刑俗人尚之牽古不廷權制音律所聞簡忽所見烏  
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輔見稽奮尚者其誦  
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如苟玄率由舊章而已  
其達者或於名妒能耻策非已無筆大長辭以破其美其不勝數遠  
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猶困焉斯實生之所以排於終灌屈子之  
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終灌之忠而有此  
患况其餘哉故言重方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且  
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  
德最之則理質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

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其姦究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尊孝中宗。筭計見効。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譏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乎。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白王之敝。值庾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韉。朝以救之。豈暇鳴和鑿。請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二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須其命。答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答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答。輕撻。自是之後。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也。湯三秦之俗。遵先聖之風。齊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朱穆崇厚論

穆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

禮法興而淳樸散。以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  
由世之所敦。一為一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  
覆幘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  
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刃心章於絕纜。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  
矣。老氏之經曰。大文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  
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  
道也。叔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誠其  
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  
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復之上世。近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  
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  
敦。而尚相誹謗。請之臧否。記短則兼。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慙  
愆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班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  
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  
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目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  
後。榮貴者君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負士孤而不恤賢  
者。片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  
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  
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  
敦俗美。則小人守止。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則君子為邪。義不能  
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  
感。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合風有弃子之歎。伐木有  
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宗。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  
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夫韓稜之抗正。貴丙張  
之引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  
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  
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王符潛夫論

和安之後。世務游宦。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

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指擿當世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史著其五篇貴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收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王不思順大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得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土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等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屠累卵之危而圖大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序修德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士夫不耕天下受其飢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幸俗舍本農趨商賈乘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

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游食者眾。商邑。其甚。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  
 末業者。什一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  
 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  
 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  
 茲軌。茲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  
 怨者多。則各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  
 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  
 之誨之。慎微防萌。以勸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上  
 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  
 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  
 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樓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  
 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  
 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而也。娑娑。又婦人不修  
 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焚惑百姓。妻  
 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積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  
 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益。賊所中。或增禍重。至於死亡。  
 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  
 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祿。或糜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  
 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縷。用功千倍。破  
 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填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  
 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帝躬衣弋綈。革鳥章帶。而今  
 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  
 妾。皆服文組。綵綈。錦繡綺紈。葛子外。越。角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  
 瑋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鑲。窮極麗靡。轉相誇炫。其嫁娶者。車駟數  
 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及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  
 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  
 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薪。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

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杞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櫟梓豫樟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汧洛。工匠彫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万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其冢。冢生不樗。養死乃崇喪。或至金鏤玉匣。櫟梓楸槐多埋珍野。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繁彫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哀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非君。華不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貞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襄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士民之衆。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諛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矚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貴士者不復依其質幹。准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覆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外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及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心乎。夫明君之詔也。若擊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沉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長。以致

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置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實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國之所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由。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勃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

農桑。而趨府廷者。相塞道路。非朝餉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持事。曲則諂意以行賄。不撓故。死恩於吏。行賄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庭。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丞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而當延以日月。負弱者無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茲。執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政必。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



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若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一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万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死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死思哉。可死思哉。

述赦篇

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藥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毒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禁以救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庶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犯。而能致闕庭。自明者。方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閭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非法。怨毒之家。莫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采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跨。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鱗而不得。詞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折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務願育万民。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日脫重誥。多還罔。國嚴明。令君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也。孰不爲顛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皆以解散之。必未昭政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仲長統昌言論

荀彧舉統為尚書郎後參督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符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理亂篇曰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者戰爭者辭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爭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用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泄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鈎罟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肆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晉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

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貴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自極角觝之觀且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弃亡人物豈復彌流無所抵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盡后妃嬖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劍虎牧牢豚遂至敷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徒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患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強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

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損益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致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冰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內。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酌。敗而不可飲。昧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善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為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合樂。而居窮苦。并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亂世則君子困。亂世當君子困賤之時。踏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老矣。不能及寬餅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貧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絮為諱。以謹言為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靈。暴虐宗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積。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則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改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

盈其欲。報蒸骨肉。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捐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污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政厯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弁世之權。拔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尊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咎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免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礎。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

右

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取。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下髡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憲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誣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美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一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

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經，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志未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茲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慎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吏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節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頌發，屬斷絕，網羅遺漏，拱紳天人矣。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瓦，高簞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

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卒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豈茲二年。發橫稅窮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微。方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非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餽之率。計稼穡之入。令賦收三斛。解取一斗。未為甚多。二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蹇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二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重。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什一。吏賦如舊。老者士廣。民稀中地。未墾民必。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蕪也。

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曰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武。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推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恣。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德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賢。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贊易遷。疲驚守境。貧殘牧民。撓擾百姓。怨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二光虧缺。怪異數至。蠱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感官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乃足為

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懿謹博循常。其故者是。婦女之檢柙。婢曲之常人耳。亞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結恨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中屠。其志未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官。豈請託不行。意氣不滿。亦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言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况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右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執異也。毋忘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執。故其責任方世。常然之敗。无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強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賈憲。鷲梁異之徒。藉外戚之權。官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等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仲長統樂志論

統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跼蹐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者。黜與達者數子。論道清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

彈南風之雅辭。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美夫入帝王之門哉。

劉梁和同論

梁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群論。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暗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无適无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臣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

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墨白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之楚國。而君臨之。以正南面。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无度。辛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殞於乾溪。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藥也。疾毒滋厚。石藥生我。此惡而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怨矣。蓋善其知義。識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怨施。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虽仇讎不廢。故解狐蒙邪突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勅



鞅以逆文爲成。傳瑕以順厲爲敗。管蔡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  
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  
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三

申屠剛對賢良方正策

平帝時王莽專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一族不得交官

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關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推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天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緇緇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授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

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又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之疾疫天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効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

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沐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妾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今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官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奉命。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由里。」

皇甫規封賢良方正策

沖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戮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賔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隴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

後漢書

為虐，大賊縱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人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号，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墻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詭言，甘心逸游，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牖戶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周舉對大旱策

陽嘉二年拜尚書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  
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祠河神名山大澤請書  
以舉才李德深持下策問曰

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  
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群司素餐據非其位當所  
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  
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万物万物之中以人為貴故  
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  
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道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  
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天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三氣不塞則  
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  
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  
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  
倫之所由也非但陛下此行此而已豎官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

良家取共閉之致有白首及無配偶逆於天心豈武王入殷出傾  
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劾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  
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弘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  
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曷齊有大旱景公欲祀  
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  
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  
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  
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去五品不訓豈在司徒有非其位  
宜急黜斥臣自蕃久權典納言李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  
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荀爽陳便宜策

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豈象  
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

形夏則火。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發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孝廉。夫喪親。自置粟。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人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貴之。乃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禮節之。禮夫常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僚。皆故教。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起。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人臣之恩。薄。皆死忘生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禮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者。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規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

後三

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發降二女於鳩汭。嬪于虞。降者。虹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躬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主婚。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儀承素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儀。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岷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為鳴。道。禮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莖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閔。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指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

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咸備。各以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杜欲從禮者。則福歸之。情發禮者。則禍殃之。惟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爭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躰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滂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闢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倍增。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二曰和陰。三曰省財。四曰實府。五曰修禮。制。每眉壽。四曰配陽。五曰配陰。六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夫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莖。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莖。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是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弃官。

李固爲政所宜對

陽嘉二年。有地震。崩火。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  
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放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  
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  
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  
輒見斥逐。是以淳淳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欲示刑。重法。得能  
有益。前孝安皇帝。亦久亂舊典。封爵。因造奸孽。使災豐。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恨祖親。遇其艱。既拔自困。  
猶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  
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  
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孔之恩。  
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  
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  
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  
使成萬安之福。大妃言之。家所以小。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  
位尊顯。專如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化。先帝寵遇閭氏。  
位號大殊。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  
藏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  
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且今步兵校尉。婁及諸侍中。還居黃門  
之官。使權去外戚。收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  
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  
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  
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趨。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  
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  
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迺等。無  
定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  
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  
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  
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

政四海。惟尊勢。責其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壁廡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博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變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指摘褒象。以求夫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尽其所知。又且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明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寒。亦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誓。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與陛下。陛下宜與察臣言。悔赦臣死。願帝覽其對。多所納用。



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四

群臣請上尊号奏

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号焉武先進曰

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  
有益及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  
薊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  
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  
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  
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死人塗炭王與伯  
外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賊亂網紀  
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  
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一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  
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人命不可以謙拒惟

後漢四

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  
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處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  
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并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  
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夫人亦應而  
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之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  
思無為父自苦也大眾已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純言  
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

竇融上光武書

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都尉眾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融  
聞光武即位從策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賜璽書授  
融涼州牧融復遣鈞上書曰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千石至臣  
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  
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

長無纖介。而墜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歸尉佗之誥。竊自痛傷。臣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奔已成之基。求無異之利。此三者。雖問在天。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

鄧禹說光武辭

光武安集河北。禹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多自伐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言。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處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

邳彤止光武還長安廷對

世祖徇河北。至鄴。會王郎兵起。世祖從蒯遷失軍。至信都。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信都太守邳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安在。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崩。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劫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揚壘。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鄴城民不肯捐父母。若城守而千里送公。其難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

群臣請封皇子奏

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十五

年三月乃詔群臣議大司空融等奏議曰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尊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章業眾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

班彪言備置東宮諸王官屬辭

彪辟司徒王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

孔子稱信相近者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

後漢書

一

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御公太公更佚入則大顛蹇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詩云庶厥孫謀以宴翼子曰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道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成就德業矣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能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嫌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

群臣請尊明帝留奏

章帝即位十一月晦日有食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十一月癸巳有司奏言

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

人慕化。僣僥儻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蒸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讓。自稱不德。無起復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懷愴。陛下至孝承承。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禘祫高廟。故事制曰可。

張純定宗廟昭穆奏

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鉅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年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

世宗

四

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音。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少。大司空。賈黯議。且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甘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

張純禘祫奏

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必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

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祭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二年一禘以顯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禘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禘遂定

張純封禪奏

建武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

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日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感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臣受天之祐西夷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田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

張奮乞定禮樂疏

聖元六年為司空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天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敷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大馬齒盡誠竭死見禮樂之定

復上疏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

漢當改作禮樂。圖畫暑者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修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尤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畫象。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今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

黃瓊諫不行籍田疏

順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可久廢。疏曰。自古聖帝。堯上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心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善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籍見陛下。尊稽古之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

同從美四

以邇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息。逞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嘉。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繫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曰。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齊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曰。帝從之。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五

桓譚陳時政疏

世祖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譚非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乎則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嚴密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聚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身士驕君曰君非古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躒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

後漢五

國弊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朝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竅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從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心自解盜賊息矣夫埋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貸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重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

必歸歸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使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連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欲無怨監矣。羣臣奏不肯。

復上疏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使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

臣聞獻替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第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

後漢五

用。亦不欲聽納讖言。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憂迫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卒。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耐。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少奏。愈不悅。

陳寵改前世苛俗疏

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史政尚嚴切。尚書史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書堯著



典。昔災肆極。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斯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引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瑟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虐。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厚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華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苟納寵言。再事務。其意厚。

馬廖勸成德政疏

肅宗即位。廖以帝舅。為南宮。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斥。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政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劍。廕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也。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然。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惠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督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第五倫勸成風德疏

肅宗即位。擢為司空。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刑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

每下寬和而政急不緩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各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盼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備亦當宜謹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遠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樊準與儒學疏

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尚書部樊準上疏曰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原群雄萌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啟胤必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漢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政重棧元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學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元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衍行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音如振玉翹者進而思政歲老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句奴遣伊秩比言王太車且渠來入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寒之忠晉諛諛之辭

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居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心。龍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知公。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頷耳日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

陳忠勸容納諫爭疏

安帝時為尚書。居三公。曾將連有災異。切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務通廣帝意。曰。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網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讒。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止。元帝咨薛廣德自刎之切。且昔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下情

五

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聖君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史景之誠。引各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瑨。世。新。象。表。錄。顯。列。一。臺。必。承。風。響。音。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納。納。用。如。其。官。亦。安。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遊。寬。容。以。不。棄。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選。一。等。以。為。直。言之。略。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

張衡陳事疏

順帝時。為太史令。時。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德。履。天。中。通。德。傾。履。龍。德。泥。蟠。人。乘。虛。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隆。大。位。必。先。性。德。之。也。親。復。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劫。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言。凶。

可見近世鄭恭江樊周廣王聖皆為効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祐。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遜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在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堯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並。言。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昏。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鑿。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充。饗。災。消。不。至。矣。

左雄陳事疏

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為尚書令上疏陳事曰。

臣聞柔遠能通莫大乎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阜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弁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交黷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衰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去敝。悅以濟艱。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立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文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  
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  
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  
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為威風聚斂整頓為賢能以理之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  
化貽鉗之戮生於唯此覆之禍以於喜然視民如寇讎稅之如  
豺虎監司項背相望以見非不聖聞亞不察觀政於亭傳  
責成於暮日言善不稱功不據實應與者獲與拘檢者離與  
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加卒不覆幾具呼召踊躍外騰超  
等踰匹或考委補案而士不受罪會赦行賂後見洗滌朱紫同色  
清濁不分改定茲稍在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變動百數御官部  
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絕送起煩營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生冒不消各皆在此今  
之墨綬猶古一而侯與屏庭與服有庸而齊公監叛命避負

李固陳事疏

永和中為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  
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  
遂為寢兵之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群俊競至名過  
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

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正。皆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臣微還厚等。以副群臣。瓊又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皆怪。始隆崇。今更帶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諳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又託疾病。可勅令起。

呂強陳事疏

強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官官。若重。軍人賤。護諂媚主。侯和微寵。放毒人物。嫉妬

漢書卷五

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繫列之誅。控朝廷之明。成私樹之功。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置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迷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感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此越賢才不升。未嘗私倖。必加榮權。陰陽乖刺。穡穡荒蕪。又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從此正。臣又聞後宮絲。六數千餘人。衣食之費。累數百金。比。雖。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而今更。由。數。美。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而。之。無用。填。天下。雖。力耕桑。猶不能。昔楚女悲秋。則西宮致。以。終年。豈無。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猶望其仁恩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諸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富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

然既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族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壁。彫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諭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殷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戶子曰。君如村。民如水。村方則水方。村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治。下有縱欲之蔽。至使禽獸食民之甘。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奎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曰。臣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賢官。陛下不察其言。遂令宣露。群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嚙。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是刑罪。室家從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是為戒。三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大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出首。歷事二主。勳烈猶存。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臣一身以數死。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微邑百珍。生及酒。中常侍。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

劉瑜陳事書

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聞典籍。復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而秉忠謀不遂。命先朝露。且在下土。聽聞歌謠。騎巨犀政之事。遠近呼駭之音。竊為辛甚。泣血連如。幸得引錄。備於聖閱。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空嘆。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威。襄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美。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姊妹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

今女嬃令色充積閨帷。皆當感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災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苦節。亦賢妻。憂怨毒之氣。結成妖疢。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後。皆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言城郭。霜隕之異。況乃群輩。恣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風以之。而復入之。民有田而復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苛情賦。民愁怨。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高貴。其所以受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帑相視。外列。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重。而德仁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橫。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日。以廣諫道。及

右五

十

開東序金勝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徒。放鄭衛之聲。則正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巨擘恠推情。豈不足抹懼以觸性。枉營帽季。







